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疆大頰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疆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未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智敏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謬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

五萬于魏乙息記平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誦木杆可汗木杆狀貌
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

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噉達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

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 太師秦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

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 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

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寧破樹敦 止南王還與木杆會

於青海 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

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出使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

木杆許其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代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維

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

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

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寶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

后儀衛行殿并六官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

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

純等數年不遇會大雪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

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陀鉢

可汗陀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

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 棧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夏六月周遣

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

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

菴邏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

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

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

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其迎立之彌沙鉢

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

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合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

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彌達頭可汗諸可汗各

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

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讎

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
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蓋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
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
之初秦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
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灑沙鉢略弟處羅侯誦突利設尤
得與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
部眾疆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與師
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
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
攝圖之弟姦效勢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
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
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

逼兵自防右地又引虜

奚曹則攝圖分眾遠徙

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豐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

語晟復口陳形勢手書

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

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遠頭賜以狼頭纛遠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

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曹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

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往歲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鷄頭山上柱國李充破

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寶蓋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

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

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峽 冬十月癸酉

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

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

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行為虜所衝
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
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
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二千時柱國馮昱也
乙弗泊蘭州撫管叱列長之弟隨洮上柱國李崇志幽州皆為突厥所敗
於是突厥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
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
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長城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

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為隋寇隋

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交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
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
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歛庶多惠於彼未嘗感恩益而為賊節之

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
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
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但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
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
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
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元等四將出朔州道已邠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
道李充言于爽曰突厥徂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
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十掩擊突厥大破之
沙鉢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粁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
衆 甲子突厥遣使人見于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
於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
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是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

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河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河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城滅北牙矣頡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妻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死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皆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

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後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河波連兵不亡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

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頽不可守禦晝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歿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

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侯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

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

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虜乘之隋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西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絲皆比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

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遠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頭顙跪受爾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群下相乘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僕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五匹并以後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疆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蹠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

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

後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
乃立約以積勞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隋皇帝貞皇帝也豈
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
子庫合員入朝八月丙戌庫合員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
猶是一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蕭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
不稱其名宴庫合員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
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曆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
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即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
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寺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
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

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夫先祖之灑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懼
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一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
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
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
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
波阿波之衆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
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
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
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
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殺之靈也宜存養以示寬大
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孫

顏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脩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耻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

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間反覆無信直以與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間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上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資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

州道上桂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
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
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
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免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
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
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
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
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
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
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頴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

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送戰素以大兵繼
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冬十月
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且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
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
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築千部落歸者
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雁虞間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

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還百里掘為橫壘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
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
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還
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
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
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
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
請遣使示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上庸楊素出靈武道漢
王諒出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
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
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

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
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
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
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
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干世萬世常為大隋典
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恒安 夏
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
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故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侯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
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

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令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解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已亥頓赤崖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

駕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陷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使

將軍長孫晟諭啓民奉詔因召兩副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千人咸

集晟見牙帳中草織歌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

曰此根大香啓民遠嘆之曰殊不白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

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無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

之罪也奴之骨內皆天子所賜得如此助乃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灑草

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封艾庭草其貴人及諸

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東連林刺長二千里廣百步舉國就

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已亥吐

谷渾高昌並遣使人貢甲辰上御位樓觀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

濩尚朝于行宮大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

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

女三十里旂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

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
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
取敗之道也帝未憚曰卿意如何
官家屬正在其內若有變起加賞之
為壁壘重設鈞陳此與據城理亦何
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
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
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
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
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即部落變
月辛亥賜啓民圖書諭以積屯未靜
尚曰不然兵且千里動問山川俸
知道路俱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
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
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營擊車
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
拜禮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
主種種無之臣兄弟姊妹共殺
佳地奉身委命佞歸先帝先帝憐
突厥之民至尊今術天下還如先
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作告曰突
衣服一如垂夏帝以為不可秋亡
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慶服

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
併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
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
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
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
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
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
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
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
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頌願
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
公工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

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區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邦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三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而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去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摠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軍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摠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鐵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不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道路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

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
署監軍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王平詔左十
二軍出樓方長本滇海蓋馬建安南蘇遠東玄菟扶餘朝緡沃祖樂浪等
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
襄平等道絡繹引途摠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
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
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
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
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
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灑以天末第三軍發口遣一軍相去四十里
運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
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_中祕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

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
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
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瀕防擬口陳降款母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
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疆敵在前
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
御師進至遼水衆軍摠會臨水為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
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類瓜帶歎
身沿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二子曰吾荷國恩
今為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
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文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
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虎賁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乃歛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攝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闖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灋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遠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

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等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灋為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耶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灋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出遼東道右 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

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衛將軍趙孝
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
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
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
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
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
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
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
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
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
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類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
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

今諸軍詔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之
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
恃驟勝又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
獲遣使詐降請於述曰右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爾述見士卒疲弊不
尚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
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
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
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
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
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
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奉表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

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盧江饒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丁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立儀同三司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

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柰何親辱萬眾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

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

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

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

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

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

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遼東城久不

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

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

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

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

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茶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恐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馮祭黃帝斬叛軍者以衆鼓亡者亦不止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弊來護兒至卑舍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耻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閩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護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那那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

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又居又識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城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峭道開慶冊道敕宇文愷與內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十二月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

郡民別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氏千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築堦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下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宮四時祭高祖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文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榮結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其殿樓觀窮榭華屬宮樹林冬彫落則翦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菱菱葉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八院競以徹羞膳最相高求市恩寵上如以月夜從宮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

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舟航自漕渠
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丈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
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待處之皇后乘視備舟則
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筏也又有浮彩米品蒼烟
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垣玄壇樓船板船石鏡等數十艘後官
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免船
十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綿絲為袍又有
平乘青龍艨艟艚八權般舸等八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詳載兵器帳
幕兵士白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黑曜川陸兩軍兩岸而行旌
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食多者一州至百畝極水陸珍奇設
宮殿飲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同朝
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相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
益衣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入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
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毳求捕之
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毳之用者殆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
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
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
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心溢路亘二十餘里 二月庚午
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濩駕兩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
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
珂戴幘服袴禮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
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俊為燕王

伺為越王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

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温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

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

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

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 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

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人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

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鼉鼉水人蟲魚徧覆于地人有鯨

魚噴霧騎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

左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十變萬 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絲舞者

鳴環佩綴花毵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 綵為之空竭帝多製豔舞令

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上曹

妙達德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 丙寅車駕北巡 六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月帝過鴈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

行城周二千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 事見突厥明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

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

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

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

善揔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

突厥吐渾分領羗胡之國為其蹙遏故朝貢不通今茲因商人密送誠款

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隋紀 三十一

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短至御坐親
問西域事短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
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短為黃門侍郎復使至
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
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短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水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
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
顧瞻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
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
東京至者萬餘人

春正月丙子改由今京為東都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二月戊申
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
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
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
都水使者黃豆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六月辛丑帝謂給事
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
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
命製短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也設等唱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
至燕支山伯雅吐也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
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諫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
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也設獻西域數
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永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

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緩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一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

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湏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等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龔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朝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

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疑重發言遂認辭義可觀而內
 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
 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鼎慶之孫也皆有寵光帝帝每日於苑中林
 亭間盛陳酒饌救燕王佺與鉅鼎及高祖姬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
 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
 亂靡町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鼎出入宮掖不限門
 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
 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
 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
 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以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
 後日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陳攜皇
 甫詔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病見者衣冠多不整護衛以言

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
 衡不損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罷 郡復遣之榆林未幾
 衡督役江都宮禮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自為柱
 苑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頹城頓首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
 帝將斬之又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
 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厠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
 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鉤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
 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還都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還
 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瘦頹因而
 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 討高麗事見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
 詔山東置府令卷為以攻軍後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

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糶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遠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巨子旣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群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官其產田園園道甚遠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群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其阿是賊津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難泊中為賊首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落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事在唐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賊都尉鷹揚

賊相和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二月癸巳一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

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皆以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

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

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祭諫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

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羔等輔越王侗留東 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赦孝德河間

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種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

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以賊戰望風沮敗 夏四月庚午車駕

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
 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皇帝再發三
 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
 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六命郡縣捕之急聞
 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眾至數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
 在所磔尸東都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裴衆寇掠江右燮本還
 作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變形寒眇小為昆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
 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太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執自口有王者相
 故群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
 馬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凱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
 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
 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

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
 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灑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
 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圖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
 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
 邊綽有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
 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
 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
 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
 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
 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
 民彭孝才起為盜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王明星圍東郡處賁
 即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

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愛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史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

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

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之襲乘輿事世伏誅并

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

夢由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

烏詔太僕卿楊義巨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楊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

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

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變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

進擊復破之賊退保番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

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

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命

討緒以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請于

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賊甥俱羅坐斬

緒請行在緒憂憤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

世充度江頗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

悉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日

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因是餘黨復相聚

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

盜者籍沒其家時群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囚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去章

立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俱亡命為群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之為天子有衆十

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

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士
萬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發
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

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

石胡劉苗王反目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汝郿賊帥

至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為盜 帝將入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

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

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歲丁酉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

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謂純怯懦帝怒鎖

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反掠諸郡至財貲衆十餘萬據都梁宮

孟讓為國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

世充文憑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

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

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

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

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部黠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

軍視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

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虜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

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

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

人管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二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
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頊拔自稱漫天玉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為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郿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識嘗面告之異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及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旱管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群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事見太宗平突厥 九月丁未車駕還 夫太原稱威言

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晁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史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玉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河及山南郡縣所過唯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嚴盤陸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

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
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
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群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

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
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等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
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
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今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
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
納言蘓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
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可

存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討不時剪除
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
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
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言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
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
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
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
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
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
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
子孫三世皆除各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
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

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
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
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郁檢校
民部尚書常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摠留後事津老寬
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
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願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
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
懼怯戊辰車駕至鞏救有司移箕山公路一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
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
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
海陵左才相掠淮地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
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

山寇高陽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通
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
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
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
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帝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
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帝城周文舉雍
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隋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
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
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
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
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詔以右驍

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高祖雅為之
副將兵討魏程兒與程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
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
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
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
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內史侍郎虞世
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
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
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自弗之知也楊義臣
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
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
非宜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赦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常

奏世基及御文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古變不為秦州賊
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而寡懸殊往皆不專故使官
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云詆訾名臣
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
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後停解江東郡丞
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
郡縣競務剝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
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者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
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灑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
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
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以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
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丙辰竇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

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

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李密翟讓襲與洛倉破之讓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部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

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

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

屋利護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

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

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鳥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戲歎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小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

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語命諂順帝意群臣表疏

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濼多峻又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
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所為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

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周武

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

稱秦帝立子仁果為太子 號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

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

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

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

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進

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

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諸人及世宗

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十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

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昨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

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夕聞大

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蒲沉醉

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

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揚保據江東命

群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

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等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

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

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道撫而臨之此

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揚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號果多關中人

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即將寶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
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即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
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即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
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聞
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
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
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即將趙行樞鷹揚即將孟秉符
重即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
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
肅后曰外間人人欲及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
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聞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
君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

之甥也工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
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寶賢取死耳今天寶喪隋英
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
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
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
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
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及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
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脯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
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
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
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
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候犍虎賁憑音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俊覺

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道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做頃請
質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戮授虔通兵以代諸門
衛士虔通自門得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
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提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
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宜毋動盛大罵
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禧之弟也
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問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
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
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
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官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
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
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

春問陛下安在有人美人出指之校尉令孤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窓扉謂行
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
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
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
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亟乘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粟
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
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食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
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拔刀出宮門賊
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
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
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勒征討內極奢淫使
丁壯盡於矢刃老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

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
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
士人何為亦爾德彝然然而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一在帝側號慟不已
虔通斬之血濺御眼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灋何得加以鋒刃取鴆
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
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兇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
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肅后與宮人撤漆牀
板為小櫃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
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
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儉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
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相猜忌帝聞亂顧肅后曰得非
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殺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

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
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
宇文協千牛宇文鼎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
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
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
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仍謂世基子符璽即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
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
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後皆
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
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蘊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
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
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

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摠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摠百揆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即將麥孟才

錢儉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闕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宇文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敬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武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群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

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
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夫遷實奪其兵柄
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
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止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
化及便立德戡為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
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
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
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
化及之彊帥眾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 煬
帝凶問至長安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
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唐奉隋帝為鄰國

公 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
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
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
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
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辱父兄子弟竝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
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
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
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
如此忽欲謀符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卒世勣於
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
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
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

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秋八月隋江都大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

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

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

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疆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

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

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實建德數

相關聞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

生固當死豈不 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濬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

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

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

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實建德謂其群下曰吾為

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

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

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

威且散其王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背乎世幹曰今建德方

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奈何貪其

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

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先登神通心害

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

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

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收傳國璽

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

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帝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

暉幽皇太子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太子為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就皇太子

縊殺之縊曰恭皇帝事見唐東都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

玄霸元吉 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

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

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

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休淵與世民善至親衛竇琮世之孫也

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素

乃安晉陽宮監侍氏裴寂晉陽令 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

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

憂貧賤又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目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唇繫太原

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

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

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貞主

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今數年知

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

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

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

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徙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許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夫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

晉陽宮人侍淵淵既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一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而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討耳衆情已協公息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桀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人謂淵曰今王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忌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

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
 軍司鎧文水武士護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
 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
 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里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
 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
 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
 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
 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惶
 怕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
 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
 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
 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左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它賊

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
 威等皆曰公地無親賢同國休戚若侯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
 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
 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
 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
 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
 客若爾必大致紛紛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招募人之狀
 士護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
 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
 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
 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拔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
 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

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詆曰此乃友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恐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

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蒸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王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

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通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道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愷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利集成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愜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不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

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還凡九
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
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
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
雅為評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讓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
善為太原張道原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蒼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二
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立軍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
屯為左右統軍其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
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太右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
官屬以紫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原名河開
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突厥遣兵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
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教丁酉淵引見康鞘利

受可汗書禮容甚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
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虞驍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
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貫之不足為汝費已也靈壽賊
帥郝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
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已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
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人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
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
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
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
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
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
其餘豪傑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

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處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邊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

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從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韋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決行裝辛巳日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曹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

着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壘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且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勲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所以失人心也柰何効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

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
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
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
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
察非祿河東縣之曹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
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
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
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環為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
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
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度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
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
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等

余紫光祿大夫史太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
環為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
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一遇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
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
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
獲文成太守鄭元璠元璠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
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太柰以遊騎自後擊
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
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
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東水有三鋪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河
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馬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
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

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
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
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
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峯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懷也屈突
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瀘曹
武功鞠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木豐倉降仍應接河
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
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
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木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
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帥軍數萬人徇渭北
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
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籍以字行志寧宣敷之

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
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
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
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
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壯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
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
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
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
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
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怒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
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藥城長令狐
德茶爲記室德茶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立

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
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狗蓋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
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
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
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君蓋
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刑
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
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
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
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家後以備僚屬營于涇
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
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璉數月不下賊中食盡立師利遣

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
其衆曰汝背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
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進琮
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
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啟開山
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
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
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藍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
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
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
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
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

驪母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灋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宮族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亦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灋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建皇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令義師數萬並在京師雜糴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四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世民破薛仁果

於扶風

事見唐平隴左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

陽郡相繼來降以實璉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

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

文静相持月餘通復使彖顯和夜襲其營又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

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息

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

及勞勉將上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

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

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實珍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

稠桑通結陳自固實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

子今與汝為仇讐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

不去歎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竭

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

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克君素君素見通戲

歎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

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

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

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

慙而退 劉文静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

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來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唐

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

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

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璠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
徇安陸及荊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

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戊

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摠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

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

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歆

過三五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

武名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

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

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

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大極殿

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以元罪郡官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

為上德色尚黃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瑗為刑部

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為納言司錄竇威

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司椽殷開山為吏部侍郎屬趙慈景

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

郎唐倫為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暉為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

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長安令獨

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侍裴寂甚厚羣臣無與

為此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

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

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躡為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終不自理上嘗

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違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

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
 始事繁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
 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
 親廟王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
 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
 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實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帝祇神
 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五世子建成為皇太子趙
 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蜀公孝基
 為永安王柱國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康
 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柱國博義為隴西王上
 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奉慈弟子道
 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秦隋帝為鄰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

類莫不誅夷興亡之故宜伊人為其隋秦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
 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灑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
 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猶見陛
 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鵝鷓者此乃少年之事宜聖主所須哉又百戲
 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
 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灑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無之
 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
 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穀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
 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
 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二百匹仍頒示遠
 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改隋河東通守封君素久不下軍數不

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亮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趙慈皇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冬十一月隋將亮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常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為木鳩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峰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妻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欷謂將士曰昔昔事主上於藩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所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待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一坐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父之倉粟盡人相食又得小人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請守

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鄴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